



苗 歌 著

酒 海 夜 渡

洱·海·夜·渡

苗 歌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本以祖国云南边疆各兄弟民族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包括十一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描绘了傣、白、景颇、佤等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动人事迹。作品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边疆生活气息，给人以朴实和亲切的感觉。其中“洱海夜渡”写了一个坚强的白族女共产党员解放前夕掩护一批地下工作者夜渡洱海的感人故事；“风雨故人”描写了一个善良的傣族佛教徒在对敌斗争中大义灭亲的事迹；“表”歌颂了中緬两国边境人民的传统友谊；在“抢婚”、“老洞撒”和“傣族新媳妇”等篇中，都以轻快的笔调反映了旧习俗、旧观念在新生活巨浪的冲激下逐渐解体的过程。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34 字数8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1/16 插页2

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500册

定价(6) 0.44元

目 次

洱海夜渡	1
咪老三	17
傣族新媳妇	26
表	37
金銀洞	47
路	54
风雨故人	83
老洞撒	108
一頂銅盔的来历	118
菠蘿吐香的季节	127
搶 婚	144

洱海夜渡

黄昏，我来到洱海①边。

夕阳从苍山峰顶泻下万道金光，把洱海打扮得光彩极了。湖面倒映着满天彩霞，在近晚的疾风中轻轻颤动，泛起一片撩眼的鱼鳞样的水波；远远望去，好象是一匹鲜艳夺目的嵌金锦缎似的。一群长颈子的白鹭，围着点点归帆，无牵无挂地飞来飞去；一会儿俯向湖面，一会儿冲向晚空。洁白的羽毛被夕阳染得殷红。……

波濤轻击着我脚下的岩石，把我的思潮引向八年前的日子里去了……

1949年，昆明的秋天是一个充满血和泪的季节。那时正临近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实行了变本加厉的白色恐怖政策。反动当局的一点“民主”幌子早收起了，特务宪警干脆卸下假面，坐着吉普车在光天化

① 洱海是云南省一个著名的湖泊，位于滇西大理城东，有一百多里长，十多里宽，周围都是白族聚居地区。

日之下公开捕人。革命組織面临了恶劣的情况。我們這些领导城市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接到党的指示，要我們立刻轉移到农村去，参加边縱^①领导的各人民游击区的武装斗争。

我被分配带一个小组，連我一共五个人。任务是潜出昆明，路上跟大队保持联系，到大理集中起来，由当地党的組織护送我們去滇西北人民游击区。

我們五个人全是沒經過什么鍛炼的学生干部，怀着对未来斗争的热烈想象，分头化装成商人、小販、职员、家庭主妇，混过了当时宪警卡得很紧的碧鸡关^②。当木炭汽车象老牛似的嚎叫着駛过安宁时，我們个个心里都松了口气，互相投以会心的微笑。我們中一位戴眼鏡綽号叫二教授的老李，甚至激动地朗誦起涅克拉索夫的詩句来。一向胆小的女同学宋家媛，这时話也多起来了，不象剛才过碧鸡关时臉青得象孵蛋的母鸡似的。她甚至忘了自己穿着阴丹士林布的斜襟衫儿，手里提着一个藍布包袱——一副小媳妇回娘家探亲的模样儿。年龄比較大的女同学朱澄，急得老朝她打眼色，意思是：“小鬼，別露餡儿呵！”只有我和学土木工程的老唐一本正經，摆出一副小公務員与世无爭的寒儉样儿，盯着車外山岭中的一派秋色出神。

① 边縱，即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队所屬云南境內各支队。

② 碧鸡关在昆明市郊，是当时滇西公路的檢查关。

誰知，到下关时发生了一点意外：前面的小組有个同志，不防被敌人盘問出“名堂”来了，已經扣在警察局里听候发落。据聯絡的同志說，問題并不严重，因为敌人还只把他当作一个个别的嫌疑分子，而且，那个同志过去在斗争中表現很好，不致于暴露組織机密的。但这件事毕竟引起了我們思想的波动，特別显著的是，二教授不再朗誦什么“在俄罗斯誰能快乐而自由”了，而小朱又成了一个好演員，把小媳妇的角色扮得活龙活現。

根据大队指示，我們小組將跟一个化名王平的地下黨員联系，由王平傳達县委指示。于是，第二天，我打早就去約定碰头的地点——下关去大理的驛道上第九棵大楊草果树脚等着。

那是一个阴天，天空堆滿了灰糊糊的云块，压在人头上怪郁悶的。蒼山峰頂光禿禿的。风，挾着地面的砂子，盖天盖地地刮着。那出奇的凜冽劲儿，真叫人相信也許冬天到了。

驛道上先是空无一人，这使我很放心，我想：只要有人来，八成准是王平了。我双手裹在袖筒里取暖，摆动着齐脚跟的长衫子，来来回回踱着方步。不一会，一伙赶馬人走过了，两个扛鋤的农民走过了，一个挑貨郎担的小販也走过了；但他們都沒有理睬树脚下我这个长衫“先生”。我有些失望了。

正当我千头万緒，想入非非的时候，身后忽听得一

声：“先生，买弓魚^①嗎？”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輕的白族漁妇：青布斜襟衣裳，褲脚又寬又大，头上搭着白布帕子，腰間系着描花圍腰。脚下穿着一双旧鞋，鞋尖象鷹鼻子样倒鉤回来。特別显眼的是挺出的下腹——原来是个孕妇。我怕錯認了人，因为，在我的幻覺中，王平不会是这样的人。她見我不答話，也許猜到了我的意思，朝周圍几个行人扫了一眼，又重复那句暗号：“先生，买弓魚嗎？”这一来，我不敢再胡思乱想了，急忙用暗号回答：“这弓魚是新鮮的吧？”她黑里透紅的臉上浮出微笑：“你买几条？”“五条！”好，这就行了——她正是王平呵！

王平低声問我：“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訴她：“我叫彭文光，不过，大家叫我老彭慣了。”

“老彭同志，县委叫我告訴你，”她說的是帶着浊音的滇西汉話，以后我才曉得，洱海边的白族人說汉語都是这种口音。“这几天风声很紧，保安团^②常来清乡，白天不能活动了。你們五个人由我聯絡，今晚天黑領你們繞路到×村去集中。”

“王平同志，那个村子远不远？”我的声音有些激动，想起夜間的出征，我簡直欣喜若狂了。“只是，我們有两个女同志背包太重，如果……”我頓住了，滿臉通紅，懊悔

① 弓魚是洱海出产的一种著名的鮮魚。

② 保安团是解放前云南的地方反动武装。

自己不该在这种场合提起背包的事，因为，这毕竟不是組織同学旅行呵！忙改口問道：“大隊別的小組也在×村嗎？”

“他們要到得早些。”她說，接着便告訴我：敵人把驛道沿綫都封鎖了，大隊只有橫渡洱海，取道賓川，才能轉到滇西北去；為了避免敵人的注意，各個小組都是分散活動，集中地點改在橫渡洱海之後才能最後確定；縣委已指示洱海邊各村農抗^①組織掩護……最後她說：“你們今晚天黑到這裡來吧。告訴同志們小心些。要是背包太重……”

我紅着臉岔斷她：“不提背包的事啦！”

王平轉過身去，挺着大肚子走了。我還在呆呆地站着。從一個普通的白族漁婦，到一個老練的地下黨員，這中間該有多遠的路程呵！她是怎麼走過來的？……

這天夜里，我們丟下大行李卷，只在肩頭搭一條毯子，冒着吹得倒人的大風，摸黑來到白天約定的地點。王平早在等着，見面就熱情地向大家問好。大家白天聽了我的介紹，對這個王平又欽佩又好奇。二教授把她的手握了又握，小宋也親熱地摟着她脖子不放；如果不是老成持重的朱澄提醒她是孕婦，小宋真會把王平扳倒的。

① 農抗，即當時雲南地下黨領導的農民群眾的革命組織，全名是：雲南農民反抗鬥爭委員會。

問了問路上的情況，我們就出發了。風，夾着湖水的腥味，一陣陣頂着人刮。沒有月亮，但地下的石板路依稀可見。大家先是排着走，肩膀挨着肩膀，幾乎把边上的人擠下溝去。王平幾次轉過身來，囑咐我們一個尾着一個走。她走得很快，二教授跟不上，常被身後走着的老唐碰着脊背。小宋挖苦他道：“虧你還是個男的！”

走呀走的，不知走過多少田埂，跨過多少溪溝，繞過多少村子。直到夜里十一點，我們才到了村邊。這是個傍海的村子（可惜我現在已記不起叫什麼名字），看來人家不少，全是石牆石壁的屋子。

我們本來都疲乏了，但聽到了洱海的不馴服的波濤聲，精神又振作起來了。王平把我們引進她的家裏。這是一幢孤獨的矮石屋子，跟村里的瓦屋、樓屋隔着一截路。屋裏空無一人。她點燃小油燈，照亮了這個寒儉的漁民之家：牆是用碎石塊簡陋地砌起來的，除了一張大床以外，屋裏只有些坛坛、罐罐、魚網、篾簍、竹篙和一口土灶，散發着一股魚腥味儿。

我剛坐定，王平就把我叫出來，說：

“彭同志，你是負責人，我跟你說。村里人多口雜，地主跟國民黨衙門都有牽扯。同志們要提高警惕，不要出來，也莫作聲。我這就去找上級聯繫。”

我們在小屋裏靜靜地坐着。不一會，屋外傳來了脚步声，王平又在喊我。我出去一看，她身邊又多了一個人

影，黑暗中看不清相貌，只猜到那是个高大个儿。王平为我先介绍说：“这是我們村的农抗主席。”我伸过手去，跟农抗主席握了握手。农抗主席说：“彭同志，情况不好，敌人今夜要赶来清乡。县委已经通知提前把大队分批送走了……”我不禁着急起来：“主席，我們怎么办哩？”

农抗主席沒有立刻回答，却用白族話跟王平低声商量起来。我听不懂，只在一旁呆呆看着。他們似乎在爭論什么。王平說得很多，也很激动，象在逼着农抗主席回答她的問題；而农抗主席却低着头，不吭声，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忽然王平轉身問我：“老彭，你們当中誰能帮搖櫓嗎？”我吃吃地說：“有。你，你是說……”农抗主席剛要說，就被王平岔开了，搶先說：“是的，老彭，我們决定連夜送你們赶上大队……”我見农抗主席一声不吭，心里不免犯疑，忙問：“王平同志，誰送我們呀？”王平說：“我送。”我吃了一惊：“什么？你？你在怀着孩子……”她反駁我說：“怕什么？我們白族妇女，风里来，雨里去，从小劳苦慣了，不象你們城里人。”我見农抗主席一直搓着双手，好象也在担心这件事情，便对他說：“主席，你劝劝她吧，她不能去。”农抗主席支支吾吾，半晌沒說出句話来。这时，王平却生气了：“同志，你們是党派来的，去滇西北也是帮劳苦人办事。我們党员有责任护送你們！”然后轉过身子，对农抗主席說了几句白族話。农抗主席勾着脑袋走了。我急了，把他拉住：“主席，換个男的送我們不行嗎？”他摆

摇头，甕声甕气地说：“不行。党员都送大队去了，留下的都有任务，抽动不得……”我盯着他，打定最后一个主意：“主席，你家里有不怀孕的女人吗？最好跟王平同志换一换。不是党员也行，只要可靠……”主席烦躁地挥挥手，迈开步子，朝村里径自走了。我正在发愣，王平却走到我跟前，轻轻地說：“老彭，多谢你的关心。不过，你哪里曉得，他就是我的丈夫……”我几乎惊叫起来：“什么？你說农抗主席嗎？”她点点头。我問她丈夫送我們行不行，她說，他是村里党的負責人，任务很重，离不开身，今夜还要領導群众反清乡哩。末了，她拍拍我的身子，催着說：“快去叫同志們准备吧，越快越好。小船就在岸边上。”我无可奈何，只得蹇进屋去。但走了两步，她又把我喊住了，用有点严厉的口气嘱咐我說：“老彭，你千万不要說我搖櫓，不然……我相信你这个革命同志！”

我們的动作很快，不一会儿，就都坐在岸边搖晃着的小漁船中了。村里狗不咬，人不惊，一切都很順利。我跟发了悶头摆子一样，头重脚輕，四肢无力，紧握着一根冰冷的櫓柄。我見农抗主席高大的身影又出現了，在岸边跟王平低声囁咕，好象反复叮嚀着什么。“他俩看来感情很好。”我想，“說不定她怀的是头生子哩，唉，为了革命，她竟冒这个險……”这时，王平要上船了，农抗主席順手脫下自己身上一件旧棉袄儿，飞快搭在她的肩膀上，低声說了句白族話：“省心加！①”就跟一尊石象似的，立在岸

上，凝然不动。——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

王平上了船，起了锚，立在后艙，問大家坐好了沒有。我从侧面看着她那强壮的身材，那向前凸出的下腹……眼眶早就湿了。我痛恨自己連一只小船都不懂駕馭。在这一刹那間，王平在我眼前变大了，变得很大了，好象有一团巨大的熾热的东西，慢慢向我逼近，把我完全融化、征服……

正如我所預料的，小仓里乱起来了。大家議論紛紛，冲着我喊：“老彭，开玩笑嗎？让怀孕的同志送我們……”“不行，我們来搖櫓！”老唐上来就搶王平的櫓。只听见王平清脆而威严的声音：“这是党的决定……同志，半夜过海，不是鬧着玩的。快莫过来！”老唐只得下去，連連叹气。小宋不断揉着鼻子，发出阻塞了的鼻音，好象在偷哭。王平改用温和的声調說：“等船身摆穩了，大家来換着搖倒可以。……老彭，你力气使匀淨些！”

小船吱嘎吱嘎行进着。浪沫在船唇拍打着，发出一陣陣有节奏的响声。冷风迎面扑来，帶着一股刺鼻的水草的腥味。四下黑糊糊的，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我在王平身旁，笨拙地搖着櫓，輕一下，重一下，累得气喘吁吁的。

“王同志，会下雨嗎？”我忍住气喘，装做十分安詳的

① “省心加”，白族話“小心些”的意思。

神气，問道。

“风大，雨就下不了。”說着，她停住櫓，用一根指头銜在嘴里打湿，然后伸向空中，測試风向。“还好，风顺着哩，可以挂帆了。”

同志們立刻从仓里出来，帮助她扯帆索。

小船張起了帆，脹鼓鼓地兜着风，駛得更輕巧了。浪花輕击着船唇，发出比先前更有力的更有节奏的响声。

王平順手拣起脚边的烂棉袄儿，披在身上，对我說：“老彭，你可以歇歇了。”

我歇了，遍身发热，額头还滲出汗粒，这时，老唐从仓里伸出头来：“王同志，天亮能靠岸嗎？”

“能。我們平时渡海，起早摸黑，赶得紧些，一天能打来回哩。”她說，末了又补了一句：“那多半是去宾川运水果到大理来。”

朱澄又引出一个話題：“王同志，你家是靠打漁生活嗎？”

王平頓了一下，好象不愿提到自己的事情；半晌才慢慢悠悠地說：“我是从小在洱海里长大的。我爹是个老漁人，帮桥头地主郝家当了一輩子老船工，到死也沒掙着一只破船……他死的那年，我才十五岁。他把我男人和我叫到身边，說：‘漁人沒有船就沒有家，脚都沒处落……你俩苦死苦活，把郝家旧債抵清了，贖回那只小船，拉扯着过日子吧！……’”

小朱咧咧唔唔抽噎起来了。

“我跟我男人帮郝家干了六年活，抵了旧债，才算把这只旧小船贖回来。咳，同志呀，穷人不闹革命，一辈子也出不了头。我们滇西苦人說得好：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走了三百里，还在棺材里。……天下穷人要打破国民党反动派这口大棺材呵！”

我们沉默着。贫苦的白族渔民的命运，燃起了我们革命的热情。原来，人民有这么深重的苦难，这么切骨的仇恨，这么强烈的信念……

“王同志，你十五岁就结了婚吗？”朱澄问她。

“我丈夫从小是个孤儿，我爹膝下没有儿子，把他收养下来。他比我大六岁，小时候，我叫他干哥；大了，就成了亲。他……”她见我在身旁，忽然感到不好意思，忙岔开话题问我：“老彭，革命快要胜利了吧？”

“快啦！解放大军已经打过长江了，云南地方的游击区越扩越大……”

“蒋介石的江山就要垮啦！”几张嘴附和着说。

王平的声音充满喜悦：“你们到了滇西北，一定告诉司令员，快些打下来吧。我们洱海边的白族盼解放，眼睛都盼穿啦！”

“你放心，我们一定打下来。”二教授激动地争着回答。

小船摇晃着行进。夜，渐渐地深了。湖面升起一股

凜冽的寒氣。我坐在檣架旁，強撐着眼皮，抵抗着瞌睡的來襲。

不知過了多久，忽然，船艙的足音驚動了我。睜眼一看，只見王平飛快跳到桅杆下，慌慌張張解着帆索。

“王同志……”我站起身來。

“快！有刀子嗎？”她喘着氣，急促地說，“風改向了，要快下帆！”

這時我才感到小船在疾風中擺得很厲害，好像一個踉蹌的醉漢。我忙從衣袋里掏出小刀，打開刀口，遞了過去。

王平死勁用刀割斷索子，忽然，她尖叫一聲，跳起來抓住斷了索的帆蓬，咚的一聲跌在船板上。我見她剛才那一瞬間好像是懸在半空中似的。

“出了事嗎？”倉里人都伸出頭來。

“好險！”王平胸口還在一起一伏。“我沒看清，剛才割了帆索，差一點詛風把帆蓬刮走了……”

“刮走了會怎麼？”二教授揉着眼睛，學究式地問了一句。

不等王平開口，老唐就氣乎乎地回答：“帆蓬一刮走，船的重心就歪了，那就……”一句話就把二教授羞得縮回倉里去了。

我做好搖櫓的姿勢：“王同志，可以搖了嗎？”

“好，搖吧。”

波濤比剛才大了一些，船身擺來擺去，跟一只簸箕一樣。老唐也走出倉來，当了王平的助手，握緊着櫓的另一端，順勢使着力氣。

小船在疾風中艱難地行進着。……

一個小時以後，東方破曉了。曙光從對岸暗黑的山巒背後透了出來。湖面籠罩着一層青灰色的晨霧。我吸着新鮮空氣，輕聲哼着：“金風子，開紅花，一開開到窮人家……”享受着黎明的愉快。正在這時候，老唐忽然喊我：

“老彭，停一停……”

我停下櫓來，見王平身子晃蕩着，衰弱得站不穩腳。倉里通通通地又出來兩個人。我們忙把王平扶住。在乳色的晨光中，王平的臉白得象張棉紙，一頭倒在朱澄懷里，雙手按住下腹呻吟。

我們把她扶進倉里去躺着。朱澄叫所有的男同志都出倉來。什么都明白了。我的心開始劇跳起來。我剛要走，王平却輕輕喊住了我：

“老彭，你們搖櫓……前面，靠岸了……不怕，我是多用了力氣……”

小船在沉默不安中行進着。天漸漸亮了，遠近的大小山巒都呈現出藍黑色的輪廓。風，好象已經吹疲乏了，隨着黑夜的逝去而平靜下來。湖面光滑得象一面鏡子……

我和老唐一人搖着一支櫓。二教授当了我的助手。他的神情很嚴肅，沉着臉，抿住嘴，好象在思索什麼重要